

燕双飞

台湾 华严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I 247.5
465

81543

燕双飞

台湾 华严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一九九二·北京

(京) 新登字 191号

书名	燕双飞
作者	台湾 华严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印刷	人民卫生出版社胶印厂
规格	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166千字
版次	1992年5月第1版
印次	199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	1—10000册
书号	ISBN 7-5057-0194-0/I-114
定价	4.00元

这是春暖花开的四月初，华开妍从南部回到台北。午后的天空飘着迷濛细雨，她下了旅行车，口袋里掏出手帕抹一下脸上的雨珠。大厦的管理人员见了她，说声华老师你回来啦。她笑着对他点点头，电梯前按了一下电钮，电梯门开了，她踩了进去；第六楼出来，走到家门口。取出钥匙开了大门。进了门厅，手中的轻便行李放在地上，脱了鞋子。叫道：

“妈，承妍，我回来啦！”

母亲不在她的卧室中，也不在厨房里，华开妍走进她和双胞胎妹妹同住的房间，华承妍睡眼惺忪地从床上坐起来。说：

“姊姊，你回来啦！”

“承妍，你怎么还在睡觉，妈呢？”

华承妍眼睛半闭半睁地，一手掩着嘴巴打了一个呵欠：

“她吗？她走啦。”

“走啦？‘走啦’是什么意思？今天星期天，你说她是上超级市场或者……”

“不，她不是上市场，也不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，她是离开我们了。”

“离开我们？她离开我们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她没说。”华承妍摇摇头，手背在眉眼间横抹了一把。

华开妍一把抓着妹妹的手：

“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她走，一定会告诉你些什么，比方说，

0210/18

她上哪儿去，她为什么走，她什么时候回来……”

华承妍又摇摇头，推开脚上的薄毯子从床上下来。

“你们春假旅行怎么样？好玩儿吗？”

“承妍，我在问你妈妈的事呀！”华开妍皱着眉。

“妈妈吗？我想她是再也不会回来了。”

“那是怎么可能的？她爱我们。还有，我走的时候她还说这几天她特别忙，公司里有很多事情要她自己料理。”

“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。她告诉我的是：她有非常重要的事得离开台湾，她是万不得已的，说我们都这么大了，可以好好照顾自己。”

“她……是哪一天走的？当她告诉你她要走的时候，你应该挂个长途电话让我知道呀。”

“让你知道做什么？难道你能够留得住她？而且，她……她是说走就走，什么也没带。和我说了几句话，就像平常出门那样去了再也不回来了。”

“你说她什么也没带？”

“是呀。”华承妍思索着：“对了，她带了一个小箱子，还有她的手提包，然后……”

“然后怎么样？”

“对了，那时候……她和我正要吃中饭，她还教我怎么炒牛肉，我把牛肉炒好端出来放在桌子上。她吃也没吃，说她得走了，一时不会回来。说……说有人问的时候只说我们不知道她上哪儿去。说……说我们这幢房子已经不是我们的了，我们最好要搬去和爸爸他们住在一起。……”

“她是哪一天走的，承妍？”

“我……我想想看……”华承妍歪着头：“她是你……你走后的第二天……不，或者是第三天……”

华开妍蹙着双眉：

“承妍，最低限度你要早点儿让我知道这件事情呀！”

“那又何苦来，你一天到晚那么忙，好不容易有个假期去旅行，我忙着把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你做什么？”

“我知道了可以立刻赶回来，然后想法子找妈妈。”

“妈说，我们千万不要找她。……哦，对了，她留了几个字给你，我把它放在你的书桌上。”

华开妍跟着华承妍到书房取得那字条，上面的笔迹十分潦草，有好几个字她几乎辨认不出，文句也不完全，不像母亲平常所写的。但母亲的意思她了解：为了情况“十分窘迫”，她只好“匆忙”地走了，要她们“放宽心”、“好好照顾自己”，对“公司”和“外面的人”不必多说话，千万不要找她，时候到了，她自然会和她们联络。……

华开妍眨着眼皮猛咬着下唇，几周来载奔载跑的两条腿忽然载不起她那苗条的躯体，整个人疲疲软软地落在椅子上。

华承妍纵身一跃坐在书桌上，一旁纸盒子中抽出一张面纸在眼睛、鼻子上抹了抹：

“爸爸昨天一大早给我挂了个电话，说……要我们搬去和他们住在一起。……”

华开妍双目呆愣地凝着，默默不出声。

华承妍红润的小嘴又那么一瘪：

“老实说，我不愿意到他那儿去，我不喜欢吕示梅，也不喜欢她的蓝天问和蓝天语。我情愿和你两个人留在这里。但是爸爸不答应，他说两个女孩子没人照顾他不放心，天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真心话，如果他真的爱我们，当初他为什么为了吕示梅的缘故不要妈妈和我们？”

华开妍一手扶着额角，闭上涌满泪水的眼睛。

有人敲书房门的声音，华开妍睁开眼，门旁站着的是妹妹在英语补习班里认识的男朋友展以恩。他见了华开妍，爽朗地笑出一列洁白的牙齿：

“嗨，开妍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啦？”

华承妍见了展以恩，笑嘻嘻地从书桌上跳下来走到他身边。说：

“我知道你为什么又回来，来领你的皮夹子和钥匙，对不对？”

展以恩连忙看一眼华开妍的脸孔，看她并没在她那和华承妍同样明亮，却多了万般精灵的眼睛中添了什么神色。笑了笑，对华承妍说：

“可不是，八九成被你藏起来，是不是？”

华承妍笑着一手点一下自己的鼻尖：

“我藏你的钥匙和皮夹子？我发疯啦？你自己有多糊涂自己不知道？”

展以恩也笑着：

“好吧，算我糊涂。把东西还我。我到了家门口才发觉我把皮夹子忘了哩。”

展以恩拿了皮夹子和钥匙，对着华开妍手一挥，走了。走了几步又回头，问华开妍道：

“旅游愉快吗？”

又问：

“你是几个朋友自己去玩的呢，还是带了你们那些大男孩学生去的？”

又问：

“都去了什么地方呢？”

皮夹子和钥匙在手中摇晃得叮叮当当的，走了。走了几步

又回头：

“很难过你们母亲走了，她那么匆匆忙忙地到哪儿去了呢？”

展以恩走了。华开妍皱着眉：

“承妍，你把我们家的钥匙给了展以恩啦？”

“那是他自己家里的钥匙呀！”

“我是说你早把我们家的钥匙给他了，对不对？”

华承妍睁着大眼睛：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没给他钥匙，刚才没人替他开门他怎么进来的呀？”

华承妍双手蒙着脸孔，眼睛从指缝中看出来，怪不好意思般地嘻地一笑：

“算你聪明，我是给他了。”

华开妍沉着脸：

“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”

“为什么不可以？他家里很有钱，不会来偷我们东西的。再说，我们也没有东西怕给人偷，而且……”

“而且什么？”

“而且……对了，而且那把钥匙妈不用了，交给我。我留着也只是留着，交给展以恩免得他来的时候我还要替他开门嘛。”

“他前后用过几次这把钥匙？”

华承妍两道弯弯的眉毛向上一扬：

“什么人去算嘛。”

“他的父母呢？”

“都出国开会观光去啦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

“他晚上都来我们家陪我。”

“什么?”

“你怕什么嘛!”

华开妍噓了一口气:

“承妍,你难道不知道你不可以这么做?”

华承妍斜抬起眼梢看姊姊: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……”华开妍打住了,举起的一双手放了下来。

华承妍翻一个白眼,一副怪姊姊不了解她的苦衷的表情:

“妈走了,你又不在家,我……一个人多寂寞,夜里好害怕,展以恩好心来陪我,不然你说我一个人怎么办?”

“问题就在这里,展以恩是一个男孩子……”

华承妍打断姊姊的话:

“是呀,他当然是一个男孩子,他是我的男朋友嘛,你难道还要他是个女孩子不成?”

华开妍摇摇头:

“唉,承妍,你现在是故意和我开玩笑是不是?他是一个男孩子,你是一个女孩子,你们还没有结婚,你怎么可以让他来家里陪你过夜呢?”

“你的意思我们应该早点结婚?”

“我不是这意思!我只是说你们还没有结婚,你这么做惹人笑话,给自己添麻烦!”

“惹人笑话我不管,添麻烦?你说我会给自己添什么麻烦嘛?”

华开妍吸了一口气,吞咽下一口口水:

“男孩子……男孩子他们和我们女孩子不一样,他们比我

们冲动，会……主动地想做一些事，然后……”

“不，姊姊，以恩他很乖，什么事情都听我的指挥。”

华开妍真不知道要怎样向妹妹解释下去，书桌上的电话铃响了，华承妍拿起听筒，说了两三句，把听筒交给华开妍，说：

“是爸爸，他要和你说话。”

华开妍对着电话听筒叫了一声爸爸。那边华得实声调沉稳地：

“开妍，你回来啦，你妈妈离开你们到哪里去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们……不知道，承妍说妈妈没跟她说什么。”

“她没跟承妍说什么我是了解的，你呢？她和你两个人可以说相依为命，难道事先没和你商量吗？”

华开妍不回答父亲的问题，只说：

“爸爸，承妍说你要我们搬到你们那儿去，你是……真的希望我们去和你们住在一起，还是你认为你应该这么做？”

华得实叹了一口气：

“开妍，我当然希望你们能够回来。我想念你们……这些年来，虽然我们也有见面的机会，但是，我总希望我能和你们团聚在一起。”

“你……你想……我们管她叫吕阿姨的那一位，她会怎么说？我相信她会不习惯，家里添了我们这两个属于她丈夫前妻的女儿吧。”

“不，开妍，她不会的，她心地非常好，我和她结婚到现在十多年了，知道她非常喜欢你们，同样的，她的两个孩子，我也看他们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。”

华开妍沉着一口气：

“也许你这两个儿子会不习惯，家里凭空冒出来两个根本

不是他们姊妹的姊妹!”

“这只是你自己那么想，开妍，蓝天问和蓝天语近来和你们见面的机会虽然不多，但是他们出国留学以前，你们就已经认识了。你认为他们是……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吗?”

“我没有注意，爸爸，我一向没有时间和精神注意那些和我没有关系的人。”

华得实叹了一口气：

“开妍，你是不是和你妹妹一样不愿意回来和爸爸住在一起呢?”

“不，爸爸，我们是没有选择的。当年你离开我们，我们伤心，但是不能不接受那个事实。现在我们已经学会如何在没有你的情况下过生活了，如果你为了我们的缘故勉强你自己，我想那是不必要的。”

“开妍，你说话的口气真像你妈妈，我以为这些年来我们之间的关系总算很不错……”

华开妍打断她父亲的话：

“那是因为经过这些年来，你终于了解你误会了妈妈。妈虽然受你的伤害那么深，但是她毫无怨言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之间‘关系不错’，应该算是谁的功劳呢?”

“这些话都是你妈妈嘴里所说的。是吗?”

“不，妈妈向来不说一句你和她之间的种种。自从我懂事到现在，我在你们身边用眼睛看，耳朵听，脑子想。爸爸，不用什么人多说，我早就十分清楚了。”

“你一定认为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家里的大坏蛋是爸爸。唔?”

“爸爸，你过分沙文主义，男性中心；妈妈为了承继外公的家业在公司里工作，你也不赞成……”

华得实连忙说：

“我不是不赞成，我只是……”

“你只是相信妈妈想利用工作的关系和白无尘重拾旧好？”

“开妍，关于这一点，我承认我是误会了你妈妈。那是我有生以来所做的一件最愚蠢的事，爸爸现在懊悔也已经来不及了。”

“爸爸，‘愚蠢的事’不是一个‘懊悔来不及’便可以轻易把它打发了的。你可知道你这愚蠢，害得多少人都为你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吗？”

“你妈妈今天到底走了，你说她到哪儿去？为什么？我当初离开你们，害你们受了许多苦，她是如你所说的爱你们，情愿为你们牺牲、受苦的，你们两姊妹都还没有结婚，都还需要她，你说是什么重大的理由，使她在这个时候忽然离开你们去了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，妈一定有她的理由。”

“我有一个预感，开妍，她是跟着白无尘去了。”

华开妍连忙说：

“不，我不相信，爸爸，她如果要跟他去，你和吕阿姨结婚的时候她就可以去，为什么要等到十多年后的今天呢？”

“白无尘前不久从国外回来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
华开妍不作声。

“我告诉你，开妍，你妈如果现在跟着白无尘去，没有人能够责怪或者批评她。只是，你如果不承认一个事实，则是幼稚得很了。”

“爸爸，我相信我了解妈，比你了解她来得多。”

“你也知道你妈妈的信幸公司负债累累，终于无法撑下去

的事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妈向来没把公司里的问题带回家来，让我们担忧。”

“你妈不是一个懂得做生意的人，我告诉她的话她不听，闭着眼睛相信应祖凡……”

“爸爸，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信幸公司后来业绩非常好，表示……”

电话那边华得实也打断女儿的话：

“那表示什么？表示你妈妈能干，表示她和应祖凡之间合作非常成功？你妈妈有没有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住的房子已经被法院查封，应该让出来还债的事吗？”

华开妍吞咽了一口口水：

“爸爸，你是因为这缘故可怜我们，所以要我们回去住，免得我们被赶到马路边上去吗？”

“开妍，你和你妈妈一样能干，不至于被赶到马路边上去。你可以去住学校的教员宿舍，对不对？但是承妍呢？你怎样安置你那二十五岁，事实上有时候智力只像一个五岁孩子的妹妹呢？”

华开妍咬着牙关眨着眼，回答不出什么话来了。

华得实内心充满爱怜地叹了一口气：

“开妍，你听爸爸的话，爸爸是爱你们的。天下没有不爱子女的父母，这句话你得等到有了子女的一天才能领略。我说过我对不起你母亲，当初我为什么会那么糊涂，那是我和她两个人中间的事。我对你们，一直没有忘记做父亲的责任。现在我总算又有机会和你们团聚。乖女儿，和妹妹两个人收拾一下你们心爱的东西，你们准备好了，爸爸就派车子去把你们接回来。”

华开妍姊妹回到父亲的家。那是一幢占地五百多坪的三层大楼房。十多年前她们离开那儿，那还是围绕着树木的日式平房。如今，除了女主人不是她们的亲妈妈，环境景物也一概不同。重建起来的屋宇轩敞堂皇，庭园布置和室内陈设，在在处处，都显示她们的父亲目前是如何富有和阔绰。

姊妹俩没有什么可带到父亲这边来的东西，“一切旧的都可以丢掉”，华得实说。除了华开妍数以百计的书籍，华承妍多年来所收集形形色色的洋娃娃，她们父亲也早在女儿到家以前，给安置在另外两个房间中。华得实的意思，姊妹俩也应该各拥有一间卧室，但华开妍和华承妍都不同意。她们自幼便共用一个卧房。现在，不，姊妹俩摇着头，她们愿意住在一起。

忙乱了好几天，夜饭后是安静的时刻了。华开妍手里一本书，就着床头灯阅读着。华承妍斜倚在床上，手里把玩着前不久展以恩送给她的一个穿着紫金色舞衣的洋娃娃。一会儿华得实进来，眼看着姊妹两个人，说：

“乖女儿，你们为什么不出来客厅里坐，和我们聊聊天儿？”

姊妹俩不作声。

“蓝天问和蓝天语都在客厅里坐着，还有吕阿姨，他们都希望你们出去哩。”

姊妹俩仍旧不说话。

华得实噎了一口气。

“晚上在饭桌上，你们两个人也是不言不语的，为什么？爸爸为你们所安排的一切你们不满意吗？”

“我们想说话，但是想来想去想不出有什么话好说。”华承妍眨着眼睛说。

“蓝天问和蓝天语是很可爱的一对年轻人。尤其是蓝天问，晚上他本来有事，为了你们回来的缘故，才留在家里吃晚饭。但是，开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对你说话，你都爱理不理的。”

华开妍放下手里的书：

“我不是不理他，只是，他对我说的话，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答复。”

“人家称赞你那两本书写得好，说那是很有价值的，你认为是不容易答复的话吗？”

“他自己是个博士，又是大学教授。称赞我这个中学教员的作品好，你相信他说的是由衷的话吗？”

华得实似笑似叹地摇摇头：

“开妍，你这么想，真……”

华承妍在一旁打岔：

“爸爸，姊姊的话对。我也觉得蓝天问自己觉得有学问，了不起，摆出一副臭架子，姊姊和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。”

“承妍不要乱说话，天问不是那种人。你们姊妹这样说话是不公平的。”

“我没说他摆臭架子，只是……”华开妍想了想，打住了。

“也许因为你们和他不怎么熟识。日子久了你们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。他也许不像天语那么随和……”

“蓝天语也不是什么随和，”华开妍立刻说：“他是另一种方式的自以为了不起，说出来的话肉麻当有趣。”

华得实笑了：

“我想他是因为看到两个漂亮小姐一时太兴奋，想拍马屁却拍得不技巧。”

华开妍板着脸孔：

“爸爸这是你的看法？那么这位蓝家二少爷性格真像你。很不幸，你自己的女儿却和你不一样，对别人家这一类心意不了解，也并不欣赏。”

“对呀，爸爸，”华承妍说：“姊姊最讨厌的是男孩子对她说好话，拍马屁，她说她一生一世不交男朋友。”

“一生一世不交男朋友？”华得实笑着：“这是可能的吗？”

“当然可能。姊姊学校里有个同事叫赵宇恒的，他是赵宇洁的哥哥，你知道赵宇洁吗？她是姊姊高中时候的同学。赵宇恒常常找姊姊，打电话给她啦，要和她约会啦，姊姊都不理，不答应，不和人家做朋友。还有……”

华开妍连忙打岔：

“承妍，你不了解我的意思，不要多说啦。”

“我怎么不了解你的意思？你说过别说你二十五岁没有男朋友不着急，就是五十二岁没有男朋友也不着急，不是吗？”

华开妍无可奈何地斜了妹妹一眼，不作声了。

华得实噓了一口气，从椅子上起立，走到梳妆台前，一手在那光滑的桌面上按了按，说：

“你们房间里这些东西都是吕阿姨亲自替你们设计安排的，像这些化妆品……”

华开妍不待父亲说完：

“爸爸你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吕阿姨为了我们回来，辛苦了好几天，吃晚饭时候，我们不是都对她说谢谢吗？”

“我……开妍，我只是希望你们心情开朗一些，你们既然

回来了，爸爸希望……你们能快快乐乐地过日子，至于别的，或者爸爸自己……”

“至于别的怎么样？至于你自己怎么样？”华承妍问。

华得实过去在小女儿床沿上坐下来，一手在她脸颊上摸了摸：

“你们可知道，这些年来爸爸多么想念你们，看到别人家的女儿，便想到自己比谁都漂亮的一对可爱的女儿。……”

“真有这回事？”华开妍睁着一双大眼睛。

“现在爸爸能把你们接回来，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快乐，现在爸爸再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事了。”

“是呀，爸爸，你现在又这么有钱，一间新房子这么大，这么漂亮。”

“你喜欢吗？从前我要你们回来，你们不是都不肯回来吗？”

华承妍睨了她父亲一眼，又把玩着手中的洋娃娃。华得实眼看着她那天真娇憨的神情：

“承妍，爸在想，你应该多念些书，或者学些什么，一个人……”

华承妍把手里的洋娃娃往床上一掼，噘起了嘴巴说：

“你又来了，爸爸，这是我和你说好的条件，我跟姊姊回来和你住，但是你不能迫我做什么。我不喜欢念书，从前妈迫我都没有用，我……我也已经什么都不想学啦！”

华得实叹了一口气：

“爸爸是爱你的，爸爸想，你也很聪明，如果多念些书……不然就是学一些什么，比方说画画儿啦，弹钢琴啦，从前你学过钢琴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不喜欢钢琴，我喜欢学外国话；从前妈要替我请老师